



KONEEN RUHTINAS

PEKKA HERLININ ELÄMÄ

# 通力的君主

[美]约翰·西蒙 / 著  
杜钟瀛 / 译

彼卡·海林传奇一生



世界科学出版社

# 通力的君主

彼卡·海林传奇一生

[美] 约翰·西蒙 著  
杜钟瀛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KONEEN RUHTINAS – PEKKA HERLININ ELÄMÄ**

Copyright © 2009 John Simon and 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Kone Oyj & Eline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力的君主：彼卡·海林传奇一生 / (美) 西蒙著；杜钟瀛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12-4317-4

I. ①通… II. ①西… ②杜… III. ①海林—传记

IV. ①K835.31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4391号

图字：01-2012-2342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捷  
刘喆  
马莉娜

书 名

**通力的君主：彼卡·海林传奇一生**

Tongli De Junzhu: Bika Hailin Chuanqi Yisheng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wap1934.com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980×680毫米 1/16 26½印张 24插页  
351千字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317-4  
ISBN 978-951-23478-4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芬兰文学交流中心（FILI）  
提供翻译资助

# 目 录

- 1 序
- 3 前言
- 8 伟大的期待
- 30 是当农业家还是做工业家?
- 66 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
- 92 充沛的精力
- 114 童年
- 142 寻觅自我
- 168 领导风格和创建体制
- 186 早晨、中午和晚上
- 209 根
- 237 决策者和执行者
- 260 引领人
- 299 生意、政治和机构
- 324 下坡路
- 346 家庭价值观
- 369 分家
- 396 玩儿得失所系赌博的人
- 413 结束语
- 416 受访人名单
- 417 译者的话

# 序

父亲去世后，我们与母亲谈过撰写父亲生平的想法。这一想法并不新鲜，我的表弟、作家哈里·西罗拉当时就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本书也摘用了他的一段描述。其他愿意作传的还大有人在。虽然作品未见问世，但是正如一位父亲同代人说的，“他是那时代至高无上的企业领袖……才华横溢的言谈家……”一定会有他的成文的历史、他的传记。

我在2002年接受一次采访时曾经说过，众多的人敬重我的父亲，然而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我还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我所以要这样说的理由。要与我父亲矛盾和别扭的个性、他的希望和现实融合在一起是件不容易的事，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那些在他身边的人都是同样的困难。

本书介绍了多起以我的父亲为一方的艰难事例，其中也涉及到我。我自然记得一些艰难而尴尬的具体细节，包括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位无与伦比、手腕高超的人有时会将我推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然而每当我现在想起父亲，出现在脑海中的总是正面的记忆和积极的感受。在我回想起的第一幅图景中，我在收割机上，坐在他的怀里，那是1959年秋天，我们在索科收割麦子。对一个小男孩儿来说，秋收是久久难以忘却的；在我对母亲的记忆中，第一幅图景正好也是同一天的夜晚。小男孩儿外出打猎和航海的经历总是后来愉快的记忆，然而青少年时与父亲激烈的争吵却是令人不快的。成人后关于农业问题的多次交谈则给我留下了积极有益的印象。最后要说的是，在引领

通力<sup>①</sup>事业向前迈进的过程中，父亲是我强大有力的支持。

2003年春天父亲去世后，当时曾在通力的内部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文章是通力新闻部的约翰·西蒙撰写的，我认为约翰的文章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当我阅读这篇文章时，一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如果某一天需要撰写我父亲的生平的话，我希望届时仍能聘请约翰执笔。在通力的机构中，他也是我所信任的人员中的一位。《通力的君主：彼卡·海林传奇一生》这部著作很大部分建立在对同事、亲戚和朋友的采访之上，建立在许许多多事实的基础之上。对于某些事，我的记忆不一样；在一些问题上我虽有相同的记忆，但对事态的理解和评价我却不同意回忆人所持的见解。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我深信本书才具有纪念曾经生活在矛盾之中的我父亲的公正合理性。

恩蒂·海林

2009年5月11日于基尔科努米

---

<sup>①</sup> 正式名称为“通力集团”，本书常简称“通力”，有时也用“通力康采恩”、“通力电梯公司”、“通力股份公司”等。——译者著

# 前 言

恩蒂·海林第一次同我商谈撰写他父亲的生平时，我已在通力工作了22年。我到通力后，开始担任公司人事报的总编辑，后来逐步承担了处理这家国际大公司全部内部信息的信息官的责任。我对彼卡·海林了解不多，主要的情况是作为一名信息官员通过工作观察到的。

我从来没有为他人撰写过生平，为彼卡·海林作传是对我的挑战。恩蒂向我保证说，我可以使用公司和家族的档案，还说他的母亲支持这一计划。但我主要担心写不好书中的主人公，我总觉得彼卡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现在他已不在人世，很难想象我如何能够做好这项工作？

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考虑。作为通力的工作人员，我的确能从内部了解企业的事务，但我对芬兰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了解不足，而这正是作传研究许多问题时所要求的。我的芬兰语用于采访活动是够用的，可是我又怎能查阅完有关档案和所有需要阅读的其他书面材料呢？

我的保留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基尔斯蒂和恩蒂·海林要求我撰写这部著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诿呢？他们究竟要求我做些什么呢？我非常敬重彼卡的成就，但我丝毫不能肯定是不是愿意写他的企业活动。当他在世时我认为与他保持足够的距离是比较明智的，那为什么现在要走近呢？

当我事后审视这项计划时，我领悟到我的忧虑不仅有充分的根据，而且或许还会有益于本书。当我开始工作时，我无需证明什么东西，我既不是彼卡的崇拜者，也不是他的诽谤者。实际上，我的压力在于我拿不准自己是否有能力将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落到文字上。最终我



得出的结论是，最可行的接近方式是讲故事。那是唯一可能的叙述，因为它是一个我能从他的亲属、同事和朋友以及所收藏的档案、报刊文章和来往书信中得到可靠信息并将其编入的故事模式。我尽力让接近他的人讲述这个故事，还要尽我所能保持他们自己回忆时的语调。

两个坚实的主题决定了我最终要讲的故事。第一个主题是：彼卡是国家级的人物，他作为开拓者引领着数百年来被地理位置、语言、贫困和强大邻国隔离的国家进入到了全球经济的洪流之中，在彼卡领导下，通力成了芬兰第一家多国公司和使他的国家取得最出色成就的故事中的一个。

第二个主题涉及到决定他极其复杂难解的个性的紧张状态。这在某些章节的题目中有了反映，诸如：“是当农业家还是做工业家？”和“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这些对立的矛盾可能以某种方式促使他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但是也给他的亲属带来了痛苦。

如果没有彼卡亲属坚定不移的支持，我是没有能力写就这部著作的。我深切地感谢基尔斯蒂和恩蒂·海林，是他们自始至终地支持着这项计划。恩蒂的兄弟姐妹哈娜、伊尔卡、尼克拉斯和伊洛娜坦诚、率直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帮助。所有阅读本书的人，一定会敬重这个美满家庭的诚实态度和团结精神。彼卡可能会因对他的某些披露而生气——但是也会为此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海莱娜·图奥科，是她帮我打清了芬兰文的采访材料，帮助识别彼卡·海林难懂的笔迹，修正我的各个阶段手稿中的差错。奥塔瓦出版公司莱娜·马扬德尔、爱瓦·雷佩和尤卡·哈蒂卡伊宁的关键性帮助和热情友好的鼓励对本书的最后成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我要感谢参与实施这一计划的通力同事们和许许多多其他人士，这里我要专门提一提他们的姓名：通力的格哈特·温特、塞波·约基比、图奥莫·埃罗拉和彼卡·波赫约拉。我还要特别感谢恩蒂·勃勒菲尔德、维萨·科伊维斯托、埃尔基·朗塔拉、卡尔-埃里克·米

切尔森、卡里·阿米诺夫、查利·哈特以及我的妻子汉内勒和女儿帕特。

彼卡这个人太伟大了，一本著作不可能包容下他的一生，以后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著作出版。当我交出手稿时，我最后的想法是，能够撰写关于彼卡的第一本书，那是一种荣幸，是一个特权。

约翰·西蒙

2009年5月于赫尔辛基



彼卡·海林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英俊青年，身高1.86米，体重至少100公斤。  
(1968年)

但是，人们实际的生活，和人们认为应当如何生活，有天壤之别，以至于一个人要是不切实际地想当然行事，那么，他不但无法保持现有状态，还会导致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果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因此……如果一些恶行是为了挽救国家，那么君主就不必为这些恶行受到非议而惴惴不安。因为，仔细考虑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某些起初看似美德的行为，如果君主照着做可能会招致灭亡，而另外一些行为初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君主坚持做下去，却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福祉。

〔摘自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君主论》，  
王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pp.69-70〕

# 伟大的期待

1968年5月10日

温和的南风从海湾那边轻柔地吹拂过来，父亲和儿子并肩行走在自图尔斯维克庄园的主建筑通向船码头的小道上。父亲的步伐坚定有力，目标明确。他穿的是夜礼服，风度翩翩。儿子在他身旁，嘴里叼着一支烟，显得有点紧张。身着长礼服的太太们正在几步之外低声谈论晚宴的准备情况，不过要想再做任何变动，那就已经太晚了。

1968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南部的芬兰还比较阴冷，但是10日是星期五，这天天气变得暖和了，温度上升到了摄氏15度。时间已近晚8时，太阳缓慢地沉入到了芬兰湾中，然而夜晚仍旧暖和，妇女们在室外也只在肩膀上加了一条披肩。白色和蓝色的银莲花覆盖了靠近海岸的林地，这为欢迎即将到来的贵宾更加增添了欢庆的气氛。

两个月后即将过他36岁生日的彼卡·阿克塞尔·海林，早在1964年就从他的父亲、矿业参议海伊基·雨果·海林手中接过了执掌通力股份公司的权力。人们远眺大海，期盼着乘载瑞典工业家马库斯·沃伦伯格及其随行人员的汽船的到来。彼卡清楚了解这个夜晚的意义是何等地深远。如果一切都能如计划进行，通力将以戏剧性和空前的大跃进跳出目前正遭受本行业国际大公司强食的中等规模电梯公司的行列，并跨入这些强食者的队伍。他为这个时刻做了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他没有参加这类谈判的经验。他的妻子基尔斯蒂回忆道，所有人的神经整整一天都绷得紧紧的。

此前我的确已经非常紧张了，这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种

紧张让人感到可怕。彼卡也紧张，后来他与他的父母一起活动时，总要稍加提高警觉，防备讲出蠢话。彼卡的母亲也许是最紧张的，因为她的瑞典语不是很好，后来由明娜米（彼卡的大姐，婚后叫明娜·米尔雅密·巴沃拉伊宁）在旁帮她。明娜米瑞典语讲得确实流利，什么都能讲出来。〔基尔斯蒂·海林〕<sup>①</sup>

一艘很大的汽船终于出现了，向着图尔斯维克的码头驶来。一些瑞典客人上午已乘飞机到达，但是沃伦伯格夫妇愿乘自己的汽船从瑞典过来，晚宴结束后仍准备走海路返回。为了这次访问，礼宾问题让安娜（海伊基的妻子）和基尔斯蒂头痛死了，因为出席晚宴的除了瑞典贵宾外还有芬兰共和国的总统乌尔霍·卡莱瓦·吉科宁和夫人。

众多细节都是需要考虑的，诸如应该穿长装还是短服，最终虽然决定穿长装，可是谁都没有告知马吉特·勒斯基宁（第二工商部长凡伊诺·勒斯基宁的妻子），她穿着短服来了，当时她本人肯定是非常尴尬的。〔基尔斯蒂·海林〕

让人感到幸运的是，玛丽亚内·沃伦伯格（马库斯的妻子）登上码头后就将僵局打破了。在相互介绍的时候，基尔斯蒂注意到玛丽亚内忘记拉上她的上装的安全扣拉链了。基尔斯蒂·海林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当沃伦伯格夫人到来时，她身上穿的是翠绿色的长袖夜礼服，她的上装的胸前悬着被她忘了拉上的安全扣拉链。她非常热情、非常友好。她说她几乎是从牛棚直接过来的，因为她是夜班，他们家大量的牲畜都是由她管理的。

---

<sup>①</sup> 除非另有说明，采访均由本书作者所做。

那儿的气氛一直非常好，这与乘坐汽船和美好的天气肯定有关系。那是一艘很大的汽船，航程中他们可以睡觉，午夜时分直接返回瑞典。

安娜，也就是彼卡的母亲做了这样的安排，让孙子辈可以隔窗观看，他们就像在那边院子里玩儿，行屈膝礼。我记得他们中间有哈娜、恩蒂、玛丽亚娜（明娜米的女儿）和伊尔卡，但我不记得是否还有更小的孩子参加。〔基尔斯蒂·海林〕

哈娜·海林（现为努尔米宁）当时差一个星期就满13岁。

经祖母精心策划，孙子辈可以在那边花园里玩耍。我不记得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但那一定也是祖母安排的。我不记得当时还有什么别的人，但我们有许多人。那是固定的地方，那儿过去曾有一株高大的枫树，在那株树下，当我们从岸边过来时，祖父和祖母会手捧红色的苔藓丛在那里迎接我们这群孩子。我们肯定到了那块如今竖立着小鸟纪念碑的草坪上，那儿是我们这群孩子欢迎贵宾的地方，见到贵宾我们必须说一声您好。我知道我应起的角色：一个愉快、阳光、金黄色头发的芬兰孩子。我努力完成好交付给我的任务。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向沃伦伯格夫人说了一声您好。她在夜礼服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胸前悬着拉链扣，我觉得有些奇怪，在这么隆重的宴会上怎么会用拉链扣，母亲后来解释说，对于如此高贵的人，用不着计较拉链扣什么的。〔哈娜·努尔米宁〕

\* \* \*

1968年5月，政治上动荡不安，《赫尔辛基新闻》上刊登的触目惊心的国际新闻比平时增加很多。5月10日星期五，《新芬兰报》用的标

题是“现在开始了”（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谈判在巴黎开始了）〔《新芬兰报》1968年5月10日星期五第126/1968号头版〕和“布拉格向莫斯科呼吁”（布拉格电台要求莫斯科准许所谓“布拉格之春”的民主化运动能够继续下去，因为害怕它命令华沙条约联盟派出军队越过边境进入捷克）。〔《新芬兰报》1968年5月10日星期五第126/1968号头版〕第二天报道新闻同时还刊登了参加暴乱的学生在巴黎街头设置路障的图片。〔《晚报》1968年5月11日星期六第109/1968号头版〕同一星期前些时候，还有消息传到芬兰，称激进的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西贡街道上发生战斗，国民卫队士兵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校园中枪杀4名学生，比夫拉和尼日利亚达成协议将在乌干达进行谈判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在印第安纳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战胜休伯特·汉弗莱和尤金·麦卡锡等等。

彼卡·海林也发布了他自己的新闻。尽管那天夜晚与马库斯签订的协议没有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布拉格之春”突然中止那样震惊世界，但它对芬兰的前途将发生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芬兰的企业将来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企业活动，当国家已经逐步走出强大邻国的阴影，并在20世纪最后1/3年代里开始确立自身特性的时候，也会在更大程度上提升芬兰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彼卡·海林作为创新者和工业开拓者的传奇的名声也就由此开始了。

1994年，彼卡的母亲安娜·海林就在26年前与贵宾相聚一堂共进晚宴的图尔斯维克主建筑的同一大厅中，接受了彼卡外甥奥利·勃勒伯格的采访（当时安娜已是93岁高龄）。安娜·海林说，这次重大的聚会是按照她的口味安排的，太仓促了。她继续说：

海伊基不在家，他在伦敦，也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可是突然接到通知说，沃伦伯格同他的主要工程人员，还有夫人，即将到来这儿，就是说必须立即安排接待了。我从来没有与彼卡一起共同经办过这样的事，但与海伊基一起那当然有。



彼卡嘛就是那样的人，他一旦有了想法，就要做下去，一定要做下去的。尽管开始时或许不好办，我没有想到那样的事，譬如从某家餐馆聘请一名总招待之类。哎呀！具体的事很多很多。

菜是在这儿做的，做得非常成功，那些，那瑞典人惊讶极了。那不是可口的家常菜，那是一种精细美味的菜肴。彼卡说，别让他取笑了，我不知道他说的他是指什么人，是吉科宁还是什么别的人，不过他在担心我会招来取笑。〔安娜·海林，由奥利·勃勒伯格采访〕

彼卡在27年后简洁地描绘了所以要举办这场活动的原因：

我没有能够举办这种晚宴的寓所，那时父亲在美国，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邀请了客人。〔恩蒂·勃勒菲尔德，《走自己路的人》1995年4月6日〕

\* \* \*

沃伦伯格到来后，在吉科宁总统和他的夫人雪尔薇到达之前，彼卡将沃伦伯格请到另一个房间，并建议签订一份协议，据此通力购买49%瑞典通用电机公司（以后简称“瑞典电机”）亏损的电梯生产业务的股份，作为回报瑞典电机将获得通力股份公司30%的资产和20%的表决权。当时瑞典电机是北欧最主要的电梯公司，其年生产接近于通力生产的一倍半（瑞典电机1700部，通力1200部）。在图尔斯维克会谈前的几个月里，通力和瑞典电机的主要谈判代表已对协议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次谈判只持续了十几分钟。

吉科宁总统和夫人到达后，贵宾们即在餐厅的晚宴桌入座，两边各10个人。一边坐的是彼卡·海林、阿伊诺·莱沃（吉科宁多年侍从副官乌尔波·莱沃中将军的妻子）、凡伊诺·勒斯基宁（吉科宁政府的